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十七回 避冤仇四海遠游 徐鳴皋一上金山

卻說徐慶聽了，遂辭別江花，與楊濂離了太平村，渡過長江，來到鎮江府地界。徐慶道：“他們動身未久，或在此地游玩。我們且在此住上幾天，把城外四鄉、金山等處尋來。城關上懸著年貌形圖，我想他們不在城中。”小舫道：“徐兄所見甚是。”二人就在客寓中住下。且說徐鳴皋果然尚在此間。自從那日同了狄洪道、羅季芳、王能、李武離了呆山，一路回轉揚州到得家門，卻是黃昏時候。眾人走入裏面，江夢筆接著，同至書房坐下。

狄洪道師徒三人與夢筆見禮，問名已畢，問起姑蘇打播情由，鳴皋又說一遍。夢筆向狄洪道致謝道：“小弟自慶哥說及大哥二哥被困，雖有慕容兄往救，心上放不下來。幸得仁兄仗義多情！”鳴皋問起徐慶、一枝梅何往，夢筆道：“徐慶回轉九龍山，一枝梅姑蘇去了。只得那一日李文孝被人射死，箭上有個‘徐’字，或者就是徐慶所為。他疑是二哥，又到揚州府告你。差役到來捉人，被我罵了一頓。如今官司倒不打緊，雖是畫影圖形，懸賞拿捉，不過具文而已，並不嚴急。只是這李家十分用心，差了七八個家丁，終日在村莊前後穿梭也似的偵探。二哥須要商量個常便纔好。”鳴皋道：“我本欲周游四海，況且自小來到江南，那廣東的親族久疏，原欲去探望他們。如今趁此機會，同著眾位弟兄出去游玩，躲過幾時，免得冤冤相報。”便對眾人說道：“我們從鎮江到金陵，由九江過安徽、江西，一路游山玩水，順便訪問高人奇士。入廣東，那裏有多少名勝。

不知眾位兄長意下如何？”眾人齊聲道好。鳴皋遂到裏面，叮囑了奄子一番閑話。

當夜已過，便到來朝。眾人起身，梳洗已畢，鳴皋便把家事托付了江花，眾兄弟隨即動身。幸得李家未曾知覺。一路來到鎮江，就在城外逆旅住了下來。到了黃昏時候，眾兄弟正在樓上飲酒，歡呼暢飲，忽聽得間壁一家人家，在那裏惑惶切切的啼哭。羅季芳聽得不耐煩起來，便敲著桌子罵道：“那個忘八，嘖嘖嘈嘈的只管哭？老子飲酒都不安逸！”鳴皋道：“匹夫，又要發呆鬧事了！”那小二上前陪著笑臉道：“爺們休怪，這是間壁一家人家，他們夫婦二人，年近花甲，膝下無兒，單生一個女兒，名叫林蘭英，今年只得一十八歲。生得聰明伶俐，絕世姿容。描龍繡鳳，做得好一手針黹。他的繡花，比別的價多一倍，又快又好。每日刺了二錢多銀子，孝養雙親。他的父親害病，許下願心。後來病體全愈，母親陪著他到金山寺進香完願。那知到了裏面觀音殿上，轉眼間卻不見了。那老婆子向和尚問時，反被這賊禿打了一頓，趕下山來。如今一月有余，杳無信息，不知存亡生死。那二老無人瞻養，又飢餓，又記念女兒，所以在彼啼哭，卻驚動了爺們。”鳴皋道：“原來如此，這也何妨。只是那二老實在可憐。”便向身邊摸出一錠十兩銀子，交與小二，道：“相煩你將去贈與他家，暫且過用。”小二連忙答應道：“這位徐大爺真是軟心腸的好人。”笑嘻嘻拿了銀子過去。

不多時，小二同了林家老夫婦到來相謝。那開客寓店主人，叫做張善仁，也跟上樓來，道：“這林達山夫婦二個被那賊禿取去女兒，不餓死，也要哭死。徐大爺真個天大好事也。”那達山夫奔叩頭拜謝。鳴皋還個禮，叫他們一同坐下。林老兒把前情又細細說了一遍。鳴皋道：“你女兒莫非被妖怪攝去了？那金山寺乃坐香門頭，是個救賜的叢林，豈有騙人家閨女？”張善仁道：“徐大爺有所不知。如今的金山寺，不比從前的。

自從去年來了一個和尚，說是寧王的替身，把以前當家方丈，盡行驅逐了出去。把房屋重新改造得十分華麗，竟像王宮樣子，一切規模，盡皆更換。寺內舞刀弄棍，仿著少林寺的式樣。那方丈和尚原是少林寺出身，寧王封他智聖禪師，自號非非和尚。他的本領，天下無對。有十八般工夫，拔山舉鼎，刀槍不入。寺內共有兀余僧人，個個精強壯，如強盜一般。那監寺、監院、首座、維那、知客等師父，皆有萬夫不當之勇。靠了寧王之勢，妄自尊大，就自鎮江府縣文武官員，那個不去奉承他！近來百里之內，往往不見女子，那丹徒、丹陽、金壇、溧陽四縣裏的狀子，如山一般堆積，從無一件破過案的。

人多疑心他寺內所為，只是無人眼見，沒有憑據，不過猜疑罷了。如今林達山的女兒蘭英小姐，卻是明明白白的他們藏匿過了，林老兒到縣裏府裏告過幾次，只是不准，把狀子丟將下來。徐大爺，這二個老夫婦靠這女兒過活，且要他頂替半子香煙，如今被他們取去，早晚二命難保。”

眾弟兄聽了張善仁這番言語，個個怒發沖冠。鳴皋道：“林丈且請回府，待俺與你尋訪女兒。或者尋得見時，還你父女團圓；尋不見時，你卻休怪。”林達山聞了此言，磕頭如搗蒜一般，謝了又謝，同妻子回轉家中而去。鳴皋與張善仁說了一回，各自安寢。

到了明日，徐鳴皋同了眾人用過早飯，便到金山寺來。上了金山，抬頭一看，望見殿閣凌雲，規格宏大。寺前二根旗竿，直接霄漢，上扯二面大黃旗，上寫著“敕建金山禪寺”。自山下直到寺門，是五馬並行的御道。到得寺前，有一百零八層階級。走上疆察，只見十三開間的蝴蝶牆垣，上有盤龍聖旨。二旁石獅分開左右，閑闊高峻。後進了頭山門，二邊塑著二三丈高的哼哈二將，居中一韋馱。眾人轉過山門，中間如箭道般的街路，左右一二百間房屋，皆是出檐廊，如朝房一般。約有二三百步，方是二山門到了。

二旁塑著四大金剛，中間一尊彌勒佛。過了二山門，又升上十八層疆察，便是大雄寶殿。

只見一並連十三開間，巍然崇峻，柱楹有二人合抱不來的粗細。中間佛龕內，供奉三世如來，也有二三丈高。旁邊懸擱著蒲牢鼉鼓，殿上皆用朱紅漆飛金，莊嚴得威儀宏大。

知客僧見是有人到來，便上前稽首了：“請檀越裏面坐，奉茶。”這知客僧名叫至剛僧。鳴皋道：“弟子姓王，揚州人氏。久聞寶刹莊嚴，今日路過貴處，特來瞻仰。”至剛道：“貧僧引道便了。”隨即領了眾人，一殿殿的游覽。到了方丈內，見這非非僧坐在禪床之上，生得好個相貌：臉如“冏”字，長眉修目，廣額高顴，巨口筒鼻。頭戴平天冠，身穿鵝黃緞團龍花海青，外罩一件大紅縐紗嵌金線的祖衣。腳上大紅緞僧鞋，寬統白襪。鳴皋看了，只覺得威風凜凜，目有神光，這一股殺氣，令人可怕。心中暗想：“此人不是個良善，看來有些利害。”他見了眾人到來，也不抬頭，兀自坐著，睬都不睬。鳴皋心中早已著惱。

轉到裏面，卻是一大大殿，裝嚴得十分華麗，雕梁畫棟，鏤嵌精工。中間塑一尊魚籃觀世音。那桌子椅子，都是紫檀鑲嵌竹葉瑪瑙做成。有一只百靈臺，卻是沉香做的。

下邊都是金漆地枰。鳴皋想道：“這裏便是林蘭英失去所在。聞得僧人往往私營地穴，踏著機關，便要陷入人去。”周圍細細看來，並無痕跡。暗道：“我一時許了林老兒尋還他女兒，這寺有一藏房廊，計五刃零四十八間，卻何處去尋求？”一路思想，來到禪堂，見裏面坐香的禪和子共二百余人。這維那師生得面如藍靛，倒眉蝦目，二只短短獠牙，露在脣外，相貌凶惡，手拿香板，在堂內步來踱去。看官，他們真個在那裏參禪？卻是運習工夫，煉成了就叫禪骨工。鳴皋是個在行，見了，知道這些賊禿並非在那裏坐香。看了一會，回將出來，一路彎彎曲曲，仍到方丈裏來。不知卻著了他們的道兒，且聽下回分解。